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五目錄

張薦

請贖還顏真卿疏

姚獻懿二祖議

答權載之書

于尹躬

進賢冠賦

張昔

御註孝經臺賦

張少博

石硯賦

王儲

寅賓出日賦

韋執誼

市駿骨賦

與善見禪師帖

翰林院故事記

程昇

請勒亭置茶鹽店奏

開播

請刪去武成王廟十哲奏

趙憬

上審官六議表

遺表

鄂州新廳記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五

張薦

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天寶中李涵表薦才任史官召充  
史館修撰德宗朝擢拜諫議大夫改秘書少監卒年六十  
一順宗時贈禮部尚書諡曰憲

請贖還顏真卿疏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  
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  
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仗義威詬羣兇

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旣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憾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

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頽等拳拳實  
希一見望許休沐告以安否

祧獻懿二祖議

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  
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  
不遷之主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  
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  
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  
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

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禮  
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  
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  
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世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  
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已  
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  
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  
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公食  
殊乖禮意又欲藏于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



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  
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

答權載之書

奉榮問蒙示相國崔公往復書并諸墓銘奠文及江西路  
上之作詞致清深華彩巨麗言必合雅情皆中節瓊瑰見  
辱囊篋增輝又竊文矩不勝幸甚相國於薦中表丈人行  
也寶應中相國文被褐營道寓居陸陽薦家於邛溝耕於  
謝湖每歲春藝秋穫途由漕浦相國文時與故刑部劉尚  
書趙洋州戶部兄弟同客是邑或承餘眷留歡浹日無曠

再時者數焉洎相國丈以廷尉評賓於姑胥之幕自柱下  
史退爲臨川掾薦皆獲見於湖海之間惠然相念有踰曩  
歲其後作牧建安屬京師難故猶能抗大節飛密疏犇問  
官守遠達巴梁薦掌史者嘗記興元元年三月甲子詔書  
以建州使者舒鄧玢爲嘉王府諮議玢之所奉即相國丈  
也奏章於多難之日陳謀於必勝之地由是見器於助主  
先定於中台及夫徵入果領樞務惜其憂勤爲疾未幾辭  
免大庇生人之志徒鬱於襟抱以至於薨落搢紳先生所  
以長嘆息者抑有爲焉相國丈與劉齊二公燮諧大政也

薦蒙過聽之遇以博士再入東觀三相連步同送拜職榮  
之於心寧止迄今閣老以志學之歲下帷覃思與古人心  
會於經誥之上獨行乎貞朗之域逮於弱冠德輝彰聞相  
國丈傾慕之不足願申以姻好詎假媒介直操檄簡閣老  
感深見託敬諾嘉命磊落丈夫之事二君子交脩之甚休  
精識妙鑒得賢斯盛既而夫貴於朝妻尊於室崔門綬帶  
之慶其有極乎及覽後書援皇極元德之論指匡張孔馬  
之戒實當益友之目豈惟佳婿而已又覩建昌房州誌文  
等昔年亦同遊處嘉聞遺諮過作者而不朽矣至如置奠

東武之祠興慟子咸之述繼美彥先之句諷而誦之寶而藏之有以見六義昭宣百行醇備名稱赫赫宜乎哉走素不敏猥列僚舊豈悞見厚投以至言也因懷昔遊聊占數闕

于尹躬

尹躬大厯中進士元和時爲中書舍人左遷洋州刺史

進賢冠賦

以聖朝崇儒服以旌德爲韻

惟冠之制惟賢是崇冠俟賢而出賢因冠而通誠於人有傳古之義形於國有尊儒之風吾君於是詔司服進良工

考前法以無替覲斯義而有融然後得多士以立效實茲冠而允淑君臣克序用彰有道之時冕弁可儔載稽取象之服則知冠以招士亦猶工以度木匪工也良材何以辨於山匪冠也羣賢何以求其祿觀夫制作有則威儀孔昭建象於初爰從太古之代更名於後始惟炎漢之朝不繪畫以崇飾在進用以彰德上下率而有差禮容行而無忒不可奢侈不可儉偪蓋取事之大猷亦設官之盛飾上自元后降於公卿用則異數制乃同名五梁三梁表尊卑之序七寸八寸爲前後之程惟德是急惟儒是旌叶緇布之

遺象與皮弁而齊衡且夫作之罔乖服之有以豈同戴鵩者空尚乎猛聚鵩者不稱於已曷若取鑒斯在爲工式乎御膳加大官之列使臣薦不疑之謨稽乎其形諒先王之制本乎其義爲君子之儒瞻之克以正創之而以聖烈士崇德之規蒸人立身之鏡豈徒在首貫髮雍容肅敬而已

張昔

昔大厯中進士

御註孝經臺賦

以百行之本明  
王所尊爲韻

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元宗探宣尼之旨爲聖理之閭爰

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石樹  
崇臺爲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  
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清誼  
雖型於子道理實暢乎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孝理  
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卓爾孤標介然守  
正金字纍纍以條貫銀鈎厯厯而交暎故嚮之者修睦就  
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哉聖化  
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  
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

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  
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  
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  
君臣臣之間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  
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  
其所三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  
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鴻  
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  
久而天長



張少博

少博大歷中進士

石硯賦

以山水輝映墨  
妙筆精爲韻

硯之施也被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溫潤稱珍騰異彩而  
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斑蓋求伸於知己爰待用於  
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  
水始爛爛以光澈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兮若規或中平  
兮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藻熒生輝象龜而負圖乍伏如鵲  
之緘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已著置之藩溷左思之

用無違徒觀夫清光景耀真質霜浮符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壺煥然之文狀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沉奇未識韜玉吐雲懷珍隱德及乎入用以磨礪因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呈象亦澄瀾而漬墨硯之用也詎可興歎而焚石乃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芳二妙用之漢帝常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奚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可方其質光

鳥跡於青簡發龜文於鴻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并茲  
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王儲

儲大厯十四年進士

寅賓出日賦

以大明在天恒  
以時授爲韻

惟天爲大兮堯實則之命羲和而馭日俾出納而從時肇  
歲首以平分既中星鳥及宵衣而敬導始見嵎夷所以示  
農功之有序叶君德於無私我國家克定三元光臨四海  
纂唐虞之舊說崇德禮而斯在將舉正以履端奉天時而

不改繇是春官歲事太史作程天子居青陽之左个覽萬物之初生始昭宣於東作終協贊於西成杲杲臨空無幽而不燭遲遲鑒下有蟄而皆驚伊兆人分地之利我聖上則天之明淑氣載揚暢禽魚而共躍融風乍扇迨葵藿而咸傾庶績其凝三農式就高臺紀於雲物大野陳其蒐狩畢嚮化以觀光亦順時而敬授歲如何其歲既登節盈縮兮日有恒歲如何其歲將起兆發生兮日之始苟奉順而無違得禎祥而有以原夫君比德於日日麗光乎天撫有萬方每朝君於歲始照臨庶物故出日於春前煦百泉而

冰泮薰九陌而花然合璧表無爲之化重雲示有慶之年  
信惟貞而惟一示無黨而無偏客有藏器俟時卑躬思泰  
遇乾坤之訢合覩日月之光大莫不向春景以自娛沐堯  
風而永賴

韋執誼

執誼京兆人進士擢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入翰林爲學  
士順宗立以疾不親政王叔文與伾居中用事擢執誼尚  
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受內禪坐叔文伾徒黨  
貶厓州司戶參軍

市駿骨賦

以買死招生騰  
方必至爲韻

代有良驥勤求可致上心好也固有開而必先朽骨沽諸  
蓋不期而自至於是搜延廐發屠肆出千金而易之獲一  
骼而無棄不賈其用雖增飾而無成將慮其先使雄名而  
不墜昔之服纓玉飾軌條追長風而噴沫先急景而揚鑣  
豈知𩚑駿足於千里摧壯心於一朝權含月而共落蹄帶  
雪而俱銷當其死而不顧豈其生而可招是以服其無斃  
守而無失外揚嘉善之名內作旁求之術伊希代之異產  
固入用而無必處南中之穴莫測從來遊北上之泉始將

安出聿求旣彰類聚其方人獻騄驥天降此祥滅虞之役  
不興取諸外廐伐燕之師不舉貢自遐方蓋將翕必張期  
於至止俾善始而令終寧賤目而貴耳假其力既重之於  
生思其勞曷輕之於死物以德易道由人宏當不遇其知  
乃負車而伏櫪苟應乎其感必蚪躍而龍騰故八駿咸臻  
萬邦爲楷物非其產將命逾遠而來骨在於斯何惜發幣  
而買亦猶賢士所趣知機彙征田忌收老以成仁卒強齊  
國燕昭市骨而種德乃獲樂生覩求賢之未暢悟得駿之  
非輕儻長鳴之見識庶吾道之將行

與善見禪師帖

善見禪師所管施利錢銀到後量收糴米支持到九月以  
來餘錢即共義商量至秋中糴米收貯訖報當所將錢三  
百貫內二百八十貫充買莊餘者買取菜園一所此並已  
帖勾當造寺軍將成文郢訖見禪師可同在意

翰林院故事記

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  
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  
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



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宏文館學士會於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爲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賢之目皆用討論未有典司元宗以四奧大同萬樞委積詔敕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列於宮中承導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首充焉雖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制

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垧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寶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外有韓翃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誥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

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無定數亦有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對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崇儒也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立廷覲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有別敕令明預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同列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稽夫發揮大猷藻繪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始覲非制誥之謂歟蓋人君深拱端默於穆清之中茫茫九區視聽不及雖堯德

舜智湯明禹哲不能庭策以朝告不能家閱以戶臻必欲  
忘典謨掩訓誓陰諭於天下密符於胸襟洪荒以還所蔑  
聞也故議定於內而事修於外言發於上而旨達於人微  
乎斯百度闕矣況此院之置尤爲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  
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驪得御廐之駿出入  
有內司之導豐餽潔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  
之厚也備侍顧問辨駁是非典持縑牘受遣羣務凡一得  
失動爲臧否職之重也若非謹恪而有立秉貞而通理俾  
以樞要簡於帝心言不及溫樹之名慎不遺轅馬之數處

是職者不亦難乎至於強學修詞刀筆應用或久洽通儒之望或早升文墨之科雖必有之乃餘事也自立院已往五紀於茲連飛繼鳴數逾三十而屋壁之間寂無其文遺草簡畧於枿編求名時得於邦老溫故之義於斯闕如羣公以執誼入院之時最爲後進紀敘前輩便於列詞收遺補亡敢有多讓其先後歲月訪而未詳獨以官秩名氏之次述於故事庶後至者編繼有倫貞元元年龍集景寅冬十月記

程异

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第明經累遷衛尉卿爲鹽鐵使兼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使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恭

請勒停置茶鹽店奏

應諸道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今年正月一日敕文其諸道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兵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爲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赦

文勒停

關播

播貞元二年官刑部尚書

請刪去武成王廟十哲奏

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饗如文宣王之廟儀伏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置聖賢之有聖於義不安且孔門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

趙憬

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寶應中以褐衣上疏試江夏尉累  
拜給事中貞元四年遷尚書左丞八年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徙門下侍郎十二年卒年六十一贈太子  
太傅諡曰貞憲

上審官六議表

臣謬登宰府四年於茲恭承德音未嘗不求賢爲切至  
於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工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  
月負於聖明無補王猷有妨賢路況多疾恙兼慮闕遺頃



奉表章備陳肝膈陛下以臣性拙直身病可矜不棄孱微  
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  
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  
訓誥典謨悉經睿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聰且  
以用人之要願伸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審訥易  
窮遽數難辯理詳則塵瀆頗甚言畧則利害未宣若默以  
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而中外之責何逃非陛  
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聖慮之內臣以頂戴  
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覺沉痾是以勤勤懇懇切於

愚誠也臣聞貞觀開元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閒宴時賜省覽其大指議相則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材恐不可得議進用庶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效好惡雜於衆聲所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二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臣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其大節棄其小

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閒官十無一二文武任用資序遞遷要官本以材行閒官多由恩澤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則人少闕多閒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大厦永固是棟梁榱桷之全也聖朝致理亦庶官羣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績高者不次超

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陟且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當遷移就加爵秩其餘進退令知褒貶之必應遲速之有常如課績在中年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厯試其能使無苟且之心又無滯淹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既廣必委宰輔以舉之宰輔不能遍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遍知又訪於眾人眾聲囂然互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毀之可疑迨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以然者非盡爲愛憎也苦於不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常人之心以稱人之善爲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橫議由

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須採  
聽時論以所舉多者先用必非大故皆不棄之議擢用諸  
使府僚屬則曰諸使辟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將重府望  
既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須才  
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者使府賓介每有登朝本使  
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  
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庭如望霄漢宜須  
博採無宜久滯

遺表

臣叨荷聖慈竊塵台鼎年序頗久績用無聞負乘之敗已彰覆餗之咎俄及而天與之疾福過生災自今日歿時以來稍加困重針灸不及藥餌奚施奄然遊魂終當就木冥冥殘喘豈忍辭天號呼涕零側息心斷反風結草誓報深恩雖死猶生豈孤素願無任感恩嗚咽痛恨之至

### 鄂州新廳記

自昔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江夏郡綿歷至宋乃維八郡置郢州及齊更郢爲鄂隋氏

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沿襲舊制或爲郡或爲州剖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即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以前四方無虞第據編戶衆寡等衰州望鄂是以苗於下後戎狄亂華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稱巨防朝廷尋州陟列將寄勲賢之重廣德二年遂聯岳沔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厯八年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特置當州防禦使且屬於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

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  
尤難其選是年十月乃命秘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  
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改爲三州防禦使  
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伐叛於襄  
陽旣而尅平九月就加散騎常侍防禦洎州如舊公之蒞  
鄂也今茲四年以清德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  
則鄠閬里閭僑舊詠歌如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  
理軍施令其士卒歡慶亦如之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所  
防二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陸車山藪塢野皆我



長城之內用是加之王人絡繹天書繼至三軍萬戶以爲  
禁而耆老懼去不得而借也初刺史有小大之廳其度甚  
卑或門屏迫近或廊廡狹隘將吏參集迴旋偪側繇厯年  
代未遑革之廳之左二曰府舍摧壞空曠公乃剡濶其地  
作爲新廳大廈既立長廊以二則儉而規法結構殊精因  
士卒忘勞之力出貨財足用之美經營有成井邑莫知惟  
昔之公門今爲外入而遂東廣開崇墉北達於里門榮戟  
森列戎徒儼衛每饗士誓眾駢羅廣庭蕭牆之陰旗旒繽  
紛威容克振君子謂之智憬將赴京師目覩嘉謀輒紀新

廳之壁庶允朝選之盛時舊廳有都團練觀察使記刺史  
無記曩賢名氏多所闕焉是用求訪遺者得之必書蓋李  
公之志也來哲繼踵冀增輝於此堂時建中三年十有一  
月也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五十六

獨孤授

授大厯十四年進士又舉博學宏詞

師貞丈人賦

以武有七德師貞丈人爲韻

先王以武不可獨任故受之以師得其人則百蠻風靡失其職則九廟陵夷君於是慎擇其難申命分掌動眾以正臨下以長合人謀令順天獎慎戰也在知機而萬全慎身也如臨深於百丈夫然後出號令拔忠讜樹藩屏疇土壤截方隅以無事威戎狄以稽顙俾其政成者列爵功高者

受賞是知師貞丈人之稱也至若蓋臣嘉謀以國利不可  
動忠不可賊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勤德使強弱不相  
陵乃勝殘而可克力牧佐之而不疑軒后居之而不惑此  
帝者之師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伐叛則刑立柔遠而德  
成上乃奉君之職下乃守臣之貞湯武用之而定業伊周  
法之而作程此王者之師也審官以統眾求賢以自輔必  
觀釁而後動豈窮兵以極武不害閭閻不敗工賈政得其  
經事合其矩管仲因之以相齊桓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  
霸者之師也暴而不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

勞則先加於衆居後則樂止其身猶回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遵州吁處之以國滅子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嘗試言曰王心無逸師出以律惟德其欽惟刑是恤自然道貫三五勲崇四七不假築京觀兮定武功逞淫刑兮數軍實言乎師貞在人其來自久動無悔敗位不虛受追惟古昔厥有臧否是則頗牧之勇敢可以執其手平勃之臨事可以難其後伊呂之行可以欽其順疑其守不失其攻不有行稱文武之畧居成社稷之守神祇以百福休祐子孫以百代不朽蓋由尊嚴之重以禮立訓師律順正動

金  
而何咎

靈旗賦

以隨所指方  
敵必摧爲韻

術有以厭勝則靈旗之制可知寧不師古或取諸隨命曰  
靈表神靈之託考其象亦象之在斯前史載焉可得而舉  
用於兵禱之際在乎郊見之所詳厥制之由始信法天而  
爲紀翠華匪倫黃鳥可擬因通帛以作繪樹修竿而直指  
三星前列成太乙之蠶旗九仞高懸拂堪輿之壁壘垂彩  
揚光煥其有章牡荆郅偈而乍動登龍蚴螭而欲翔物之  
精也必異神之用也無方靡微風知其整整含霽景覩夫

央央惟時越人害及疆場彼則神怒我將霆擊乃祈幽贊  
乃導彼役所以酌意於天所以信威於敵撰辰其吉用致  
精一元穹是饗太史祗祓及瑄玉既陳而靈旗獨出順徂  
征之所向庶獲醜之可必異先登之蚤弧同指佞之屈軼  
帝車爛爛靡豐蔀而見斗君象昭昭狀寅賓之出日終能  
吞若裔土克全師律豈得之於伐謀將有類於斯術嘗聞  
王者兮厥德不回兩階之舞兮三苗實來則吾君紹重華  
之廣運超帝徽之雄才布澤而陽和乃發抗威而枯朽易  
摧且將舉天畢以掩兇暴傾雲漢而滌氛埃古靈旗者奚

足道於今哉

斬蛟奪寶劒賦

以追殘水族濟  
彼驚濤爲韻

昔欣飛兮言越川湄佩寶劒兮安流自持進孤櫂以將半  
乃雙蛟而見追曳紐搖環欲奪晶熒之氣呼風吸浪先呈  
天矯之姿初其勁楫將移輕帆未濟嗟履險以多變歎韜  
鋒而自衛俄而積水怒陰雲蔽彼挈空攬霧之狀當一明  
一晦之際其來也壘白刃旗短袂不足以當其勢朱髻赤  
鬣夾巨艦以風馳火尾金鱗奪雄鏖而電逝乃言曰彼亦  
奚逃徒爲汝勞衝黥黥以天暝蹙嵯峨而浪高徒觀夫鼎



爾騰沸雷然怒號雖欲穀其口牙其刀抗爾以千艘踣若  
質流若膏爾能傷予之一毛既激氣於烟景忽碎爾於靈  
濤是知計於生而不計於死利於劒而不利於水互出沒  
以神闔洶崩騰而陣起舟旁奪魄求形於似海之喉岸側  
甘心挂骨於如霜之齒及其沸渭砰訇風號雷驚驤首如  
元雲阻色騰眸而白日韜精須臾勇氣勵神機生拂首摧  
爪奮喉裂纓方頽洞於重險已支離於浚瀛於是海蕩山  
覆川停浪肅莫不駭其類奔其族元黃之血隨重沫於齋  
淪磔裂之形蝕餘威而感縮卒使劒返人安鱗窮血殘極

浦烟霽澄江景闌逶迤然鵲首光轉錯落爾龍泉影寒冰  
彩猶鮮激金璫之照曜星文尚濕歸寶匣以闌干嗟乎冥  
心者其勝如此恃力者其形若彼徒欲徵怪異壯奇詭至  
今人語其風見英姿之卓爾

清簟賦

楚竹嬋娟英柔碧鮮折其膚以爲簟俟方暑而登筵信服  
物之妙麗何巧心之纏綿故匠士意其用也清以目焉有  
若粉署仙郎翰林高價義均膠漆官則同舍獲五花之珍  
簟當三伏之炎夏以爲身之所安願與友而共藉嘉旣允

屬其人如玉發緘而冰氣驚客入座而波文滿目在一物  
之足貴亦兼金而匪欲親於體有寢處之同觀適於時念  
卷舒之齊躅矧夫畏日赫赫蒸雲爍石高館沉沉面池枕  
林芳華交映軒宇靜深乃爾娛坐開張聯心清引微颺涼  
迴夕陰可以愈幽毒可以蕩煩襟賦明水而詎屏委輕扇  
而自任幸君之拂拭奉君之休息襲握蘭之晨芳參覆錦  
之夜飾貞可比操文用表德入芙蓉之幕煥以相鮮照瓊  
樹之姿粲其增色亦有別號行唐是稱流黃紋織錦象凝  
霜承以羅綺薦於玉牀肅葱龍之翠幄取寂厯之洞房君

不至而碧鮮迴美人獨居兮清晝偏長雖或殊姿而異質  
亦云蠲暑而致涼物則周用時然斯在遇陽之夕陳於寢  
以發華洎陰之興韜於筒而秘彩懼流麝而將暗同棄席  
之見待儻無忘於遺簪爲君含情而不改

韞玉求價賦

以韞匱藏諸沽  
求善價爲韻

物有可爲之感憤彼玉也則良寶而斯韞豈不以識貞或  
寡至真難鬻白虹之氣莫通元圃之英久伏精鑒頗期於  
卞氏無厭匪及於虞叔懷特達之性豈傷於山抱堅剛之  
姿寧毀於匱雪澤膏光陰中之陽工成六器色備五方是

飾容乘乎車服亦將頒瑞於侯王表其華同貞士之素履  
韞於密叶至人之退藏誠異乎石處而以居可比夫處實  
而若虛我則物之貴者彼宜力以求諸惟賢有孚豈名是  
沽佩諸身可以節君之步執於手可以息君之趨或稱之  
以琬玉或嘉之以瑾瑜韞匱如將於慢藏匪瑕之隱連城  
儻用之善價何脛之無是知接神祇者必我之由奉朝聘  
者亦我之求雖含光之未發信入用而則周伊入用也理  
均乎兼濟其含光也義等乎獨善詎若韞鄭鼠之足嗤寧  
燕石而莫辨有客感而歎曰玉也者固可取貴乎天下今

不售於人猶獨高其價垂大賢之盛德非小禮之能捨故  
有偃蹇當時沉冥委化必使反荆王之深感審田文之見  
詐則美玉器而髦士官豈徒埋身而照夜

蘭相如全璧賦

以智勇雙高功  
名永著爲韻

昔日趙氏且衰爲暴秦所易徒稱割城以求璧然必背約  
而棄義將受其禍敢圖其利安定存乎變通得失繫乎愚  
智籌量未決君臣大恐賴繆子之薦賢得蘭生之餘勇語  
之不忤觀者咸悚庶將城入而璧留焉使趙輕而秦重夫  
其壯節惟一至寶無雙奉草芥之使至虎狼之邦於是秦

王自以強可臨弱志揚氣高謂我匹夫不難以制謂璧無足尚安得逃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雄羣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璧陳結觀而表衷浮光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於前約寶方傳於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之功藺君乃探物揣情沈機內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言而未平攄壯心而激發抗英辯以縱橫怒髮竽聳瞋目電驚且使辱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璧俱碎君之軒楹我合詭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間道之使已行義必付於知己色無懼於就烹卒能成

兩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然則寶也且所據神異取之  
不可以僥倖幾星碎以棄秦庭終月圓而還趙境復得曜  
叢臺之瑰麗增昴宿之輝影於物也善價斯存於國也懿  
圖惟永是知興衰之大畧社稷之遠慮必假賢豪用能輔  
助何全璧之事立亦全國之功著誠乎得士且昌惟其善  
馭

河上姤女賦

以陰陽變化靈  
而最神爲韻

坤載靈物母之者金稟清英乎元化耀方色乎少陰將善  
利以宏博豈難得而迴深河之水配融衍以表性女之質



齊婉潔而爲心無脛而將無翼而翔靜波空而鏡朗動星  
駭而珠光體之則剛柔可易形之則大小無方爛其春冰  
莫能解之以明庶炯爾秋露孰能晞之以朝陽以登真者  
尚其變我色則爲黃爲丹彼神則九鍊九轉驗此金訣求  
諸大化理契斯伏可得而長存致乖而飛莫知其所舍乃  
有志翹鴻寶心繫紫庭閔響岑寂棲真宵冥赫珠光之炎  
上陶素質之陰靈苟還丹可以變其骨非有力所能制其  
形飄然將駕夫雲螭渺然或觴於瑤池望三山以增逝顧  
九野而興悲後天之術兮曾莫勤斯朝菌之秀兮不其殆

而夫以見索隱以明推晦究精理其必然玩常情以多昧  
伊姁女之爲美諒山經之所最且其受制黃牙可效於物  
寧若虛間絳雪莫耀於代是將涉天潢者我道其津首雲  
路者我清其塵方乘化以適道孰知夫所以能神

燕昭王築黃金臺賦

以殊禮釣士克  
昌其功爲韻

戰國之分裂寰區境削兵抑者不惟燕乎昭王乃卑身以  
勤德懷霸業之遠圖伊取士之或異及成功而莫殊抗珍  
臺而臨碣石廓賢路而走幽都表之以高居尊之以厚禮  
曷云成土木之弊適以備股肱之體於是雲竦山峭穹崇

竊竊架塊北以上馳飾金寶以內照泛易水之浮景陰尾  
星之垂耀是爲層構臨而時傑臻亦猶甘餌懸而巨鱗釣  
展禮於此感之在彼降其尊以奉其卑豐於物而薄於已  
臨燕薊之衆目傾齊趙之奇士士之得可霸其將四海有  
焉士之失且亡豈直千金而已然則作爲臺館實耗財力  
始若勦人終能肥國宋歌澤門以歸怨燕尊郭隗而耀德  
苟順動而若斯尚何求而匪克義積道光聲馳風揚羣材  
並用隆業乃昌屈於一人以釣士則開霸而圖王侈於一  
臺以釣國則兼大而稱強誠異虜其臣而必弊瓊其室而

是亡且惟臺則沒矣代如何其縣邈千載蒼茫一時孰爲  
來者曾莫嗣之國是以興鑒黃金之豈恡賢如可得下白  
屋而寧辭故九九之術不棄齊桓以成功善善之道克廣  
燕昭以垂風用能首五霸冠七雄抑未有爲國而失士可  
據盛烈於無窮

白受采賦

以苟非忠信道  
不虛啟爲韻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必  
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元黃莫違  
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縉游子之衣始以

潔白爲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綠遷移於五彰之好  
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恒其道是知  
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成求媚之虛潔其  
身敢望於潤色污爲染勿訝其文如露變盤中之文氤氲  
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然知素以爲貴文而  
後進棄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  
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  
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好窮其妍否虛白爲文藻之  
宗繪事爲樸素之後坦然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

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  
爲義形於色不雜而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染鑿鑿  
之石補天之力何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啟耀之以不  
慚之文居之以勿執之體可黃可黑將與墨子之悲或素  
或青未易殷玉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兮采服斯有  
如雪之潔兮如濡已受黔生白鵠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  
顏色兮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  
後知吾道之不苟

運斤賦

以上相應  
其志同爲韻

漆園傲吏志愜神王和不唱或崆峒之間或濠濮之上  
誠道樞之同體表人情之異狀爰感激於惠施乃興之於  
郢匠嗟乎功有善價吾道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千變而  
萬化可以迎夫遠近可以接夫上下用之朋友管鮑可以  
全交行之君臣桓文可以致霸請言其始也鼻之堊兮匠  
之良子有度兮我有長形枯木兮自若斤成風兮允臧土  
微微以霞散刃熒熒以電光信之者雙美疑之者兩傷其  
爲心也以濟其爲妙也更相吾固知青萍之術兮空設公  
輸之巧兮徒嘗實由氣同者合聲同者應揮手餘地因悟

解牛之能忘情銛鋒宛識狎鷗之興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俱別疑有不度其時不稽厥疑蒿目猶視蓬心自師

代匠石而忍垢騁鋒刃而勿思永昧心得圖爲面欺苟臨事以率爾或後悔而悽其且傷於手之是懼亦何暇乎涅而不緇曷若素絹乃事爰定乃志料輕重審同異曾無恐泥之憂頗識斷金之利雕鏤合乎神理磨礱出乎人意苟自得以忘形亦可斲乎有鼻至於道洽情融體異心同求之不得感而遂通利器見投尚倉惶於麾下良工斯在乃拂拭於塗中君既有執柯之便豈比夫按劒之雄



蟠桃賦

以高捧大明以  
觀環照爲韻

東海神木是曰蟠桃可得聞其廣而未量其高蓋蒼龍之  
所臨據白日之所光照結根於凌北之峯稟氣乎衡星之  
耀其生植也與乾坤始其蟠縈也至三千里上鳴天雞下  
宅鬱壘徒駭於說莫原所以配若木以相望冠扶桑而特  
起爾乃煥初陽之杲杲壓巨海之漫漫太皞司方以流盼  
羲和策御而上干傾高柯而飛鳥罕及垂巨葉而青雲共  
蟠何帝休之名誌豈姑繇而變觀窮海陸以標奇抗蓬瀛  
而爭聳疑蒸林之相合乃一木之所擁照溟海則攀其若

浮昇日輪則遠視如捧霜雪莫能以雕換風濤庸得其震  
傾拂垂雲之修翼蔭吹潦之長鯨非有歲之可紀每先晨  
之效明拂青桂於陰魄掩白榆於太清信植物之神秀壯  
元化之曲成木無與儔其誰騁兩闢之術子不可獲安有  
被三竊之名是知瑰異之說或處明而若晦區域之心多  
玩小以疑大天無所不育地無所不載莫出混茫之中咸  
居耳目之外偉蟠桃之遐絕宜列仙之游會安得探神物  
而駐韶顏涉滄海而登朔山驂素蚪之天矯駕彩鳳之迴  
環庶因此以捧日願修條而一攀

漢武帝射蛟賦

以省括能中清  
除水害爲韻

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艫塞川旗甲  
蕩景洶洶旭旭蚪盤龍騁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  
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夭矯據積水之空濶謂攸飛之劒莫  
前滅明之璧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  
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  
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冶之倫皆裂不敢  
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  
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歟颼颼其電霍卒頸

譚而曾洞贊獲者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熊之眾始乎  
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  
餘怒蚴蟉上浮泓澄踣質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  
介以鱗莫能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  
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扈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  
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平漁於是左史趨進  
執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韜  
象弭篙工奮櫂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絙青兕隘秦  
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夫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德

爲害亦將制於殼中靜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之道  
泰豈徒與射夫漁父較勇而論最

北溟有魚賦

以擊水三千搏  
風九萬爲韻

次天地之量者海爲之大首鱗介之雄者鯢靡有敵稟形  
徒怪其恢詭造物孰根乎朕迹慌北溟之安流考南華之  
遺跡好奇焉得以心駭乘理可同乎目擊且魚之狀有踰  
七日之尾而海之深蓋積八紘之水靜則高浪爲之中輟  
動則連山爲之四起鮮鱗俯首以駿奔元冥投足而却視  
其有適也越孟諸之夕宿其自縱也豈鹽田之陸死況風

濤乍息空水相涵橫巨鱗而海分爲二施雙目而日爲之  
三潛洩迤延載回載旋嚇鰓則飛沫成雨擊尾乃跳波盪  
天任公之術靡措龍伯之力徒然生無以傷庸識其長久  
大不可度莫知其幾于固非海若之所俟屬天難之所犯  
干不吞龍舟以作暴豈貪牛餌而自殘遵坎德以獨適隨  
混元而變觀本於鱗而孰知終始化爲鳥而何足控搏一  
氣潛融飛沉以通刺天之髻拂口垂雲之翼從風曜靈韜  
映以驟晦溟漲豁落而半空方鼓怒於皓漾歛騰凌於鴻  
濛觀其羽之化也將飛風之積也未厚六翮之力相切萬

流之波却走恐天衢之不容顧水府其何有嗟鷺鳥之累  
百異亢龍之上九彼黿鼉之穴處而釣絲或困彼鴻鵠之  
雲飛而網羅纔遠曷若縱溟渤而搏扶搖其勢固以相萬

江淮獻三脊茅賦

以國有盛禮靈  
茅三脊爲韻

茅有衆靈名之爲盛雖百代以呈質終三脊以居正每彰  
封禪之期如受鬼神之命生於古既光七十之君獻於今  
更表千里之聖出於淮甸來彼江潭使馳於北星流於南  
捧執而有嚴有翼緘滕而再四再三及夫覩至尊呈大國  
致於金華之上啟於瑤池之側施陳而百瑞慙容撫翫而

千官變色美其出有常地生必舊形非成野鹿之禮寧假  
澄酒之馨超常倫而薦闕殊眾品而實庭理盡三分似叶  
通三之化體皆一類欲明得一之靈隱見之時吉蠲中禮  
獨標珍草之狀悉皆兄弟之體整齊而玉匣遙傳潔靜而  
瓊華新啟應盛禮而居首表常度而爲後道未格也雖有  
采而必無嶽可封焉縱不求而自有觀王者之得失知禮  
事之臧否且夫玉帛廣矣何尚於茅豈不以貴稱三脊重  
載六爻始彙征於吳楚終遍藉於陶匏奉上之時且報云  
亭之兆升中之後因知天地之交吾皇由是命太史詔宗



伯議封山謀勒石備文物與禮器修玉函與金策使聖功  
登於九天靈茅光於三脊使臣稽首稱萬壽以旋役

寅賓出日賦

以大明在天恒  
以時授爲韻

古先哲王允釐內外雖庶政之咸敘在司天而爲大所以  
叶乎上下所以察乎交會其職廢而時令則乖其職修而  
黎人永賴歲既陽止東風作矣惟時羲仲奉若天紀候暘  
谷之初昇揆農功之當起寅賓克展守而勿失耒耜乃修  
視其所以觀乎旭日之漸也麗蒼穹而曜晶按黃道而徐  
行萬物發春仁氣良由茲始四方仰照陽德協於離明盈

縮必循夫晷度職司寧闕其將迎木位值於扶桑初杲杲以出土膏潤於南畝且澤澤其耕故王者重焉官不虛授考之厯象則象是用貞準之田農則農靡憊候惟帝典之明徵示人有常惟日官之無改永代斯在平秩乎下以播百穀欽若乎上以刑四海慎爾有司惟其敬之是將邁景德於太皞俟神功於女夷玉燭開耀金烏效遲致人和而歲美無亂日而廢時況吾君承乾元化昭宣敘三光以著象乘六龍以御天經紀不忒職官維賢分命之事舉曲成之道全觀寅賓之出日端稼穡兮大田願聆舜絃歌唐年

因未光之可就與義馭而迴旋

海上孤查賦

滄洲一望今其傷實苦靈查萬里今越在海浦何遭遇於  
聖日獨埋沒於重土島嶼雲深風塵歲古可爲萬乘之器  
郢匠未斲願作浮海之桴魯人無取不取其材又無良媒  
驚沙苦霧激電奔雷根柢折枝條摧勢窮兀今半隱青樹  
色蒼茫兮渾生綠苔波濤灌注同汨羅之洲渚川澤卑濕  
類長沙之浦隈釣客登頓漁翁往來自然形變爲枯木心  
成於死灰誰憐在盤根之春當擢榦之日對上苑臨溫室

植紫陌以獨秀蔭朱城而未出春風驟入花飛微而雪下  
晴煙四斂葉布濩而雲密誠以負大厦之材濟巨川之質  
何斧斤之爲患使形骸而自失悲夫昔之繁華也如彼今  
之搖落也如此故知道不常泰亦不常否物有萬生亦有  
萬死事既同於糾纏庸詎識其終始彰周公之聖則大木  
斯拔表宣帝之興則枯柳還起君無曰枯查委之泥沙試  
斲爲仙枕薦於公寢必能夢華胥之神國安蒼生之庶品  
君無曰散木棄之溝瀆試剖爲犧罇登諸廟門必能縮包  
茅之醴酒降重天之渥恩濟美前烈垂芳後昆願君無棄

於海上乘以登天朝至尊

放馴象賦

以珍異禽獸無育家國爲韻

彼炎荒兮王國是賓比馴象兮越俗所珍化之式孚則必  
受其來獻物或違性所用感於至仁吾君於是詔掌獸之  
官諭如天之意惟越獻象不遠而致推已於物曾何以異  
徒見弭雄姿而屈猛志安知不懷其土而感其類揆夫國  
用芻豢之費則多許以方來道途之勤亦至與其繼之而  
厚養孰若縱之而自遂且彼集於禁林我則有五色九苞  
之禽在於靈囿我則有雙觥共觝之獸何必致遠物於外

區崇偉觀於皇都是用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  
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非同委棄罔  
或踟躕知拜跪今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  
川登陸食豐草以垂鼻出平林而瞪目逍遙乎存存之鄉  
保守乎生生之福懷仁初就於牽掣順理竟資於亭育游  
乎水同反身之龜處乎山異放麋之鹿大道茲始淳風不  
遐感以和樂亦參乎百獸率舞驅之仁壽寧阻乎四海爲  
家奚必充帝庭之實駕鼓吹之車然後可以爲國華者哉  
由是聖心孚於下國物靡不獲其所化乃允臻其極放一

獸而庶類知歸遂四方而萬代作則彼周驅犀象漢放駿  
馬未可論功而校德

西域獻吉光裘賦

以水火驗之  
稱異爲韻

邊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王  
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國而  
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天而遐  
方內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啟襲以進語如執輕之不  
勝颯然舜風翠雲之光可奮籠夫堯日青鳳之煥徒稱故  
其背崑崙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之所貴信希代

之爲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雖沉以天沼無易  
嘆其之性燎以京薪獨異焚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  
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  
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爲布引龍鬚以成絲澣於火而自  
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涼以效用因裼襲以呈姿司  
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而耀丹墀遂  
使越人捧翟以求退王母收環而請辭羣公乃拜手而稱  
曰休哉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戎夷敢愛其私  
乎將念委裘之有實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



義於夏山殷火俾萬物之咸格期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  
曰俞彼則獻其琛曷若獻其可

竹如意賦

以簡素輕易適  
手便人爲韻

博哉匠人之心窮地之產覽如意之形製實用周而事簡  
惟竹也何慕實存乎貞素伊篠蕩之既敷持斧斤而方顧  
擇其罕節稽此有裕燥之以火首之曲也中鈎裁之以金  
本之長也合度蒨練冰削離褫瓜布靡加雕飾之勞卒獲  
提攜之遇被以嘉名允臻厥成匪求榮觀自愜幽情彼用  
玉之爲寶我則不謂其貞彼用鐵以爲固我則利在乎輕

指事明義此焉攸寄執之者安創之者智巾几周用邱園  
共賁外青中素合二妙於陰陽尚質貴誠符兩儀之簡易  
爾乃林棲沖寂室處虛白羣義窟之黨速道流之客發奧  
滌元遐鉤獨索必資振擊以聳聽常假指麾而就適則知  
好麀尾者將害物以嬰咎執象笏者徒徇祿而何有用惻  
於心亦勞於手既因時而能遷在理順而體便素質或輕  
於流俗貞姿或重於高賢故形其貞則示屈而表伸致其  
用則物疎而道親豈節歌於烈士可投贈夫幽人願如君  
意以靡極與靈壽而爲隣

涇渭合流賦

以題  
爲韻

遊者感異源而合趣指涇渭於秦樹涇如經也自北而南  
流渭若緯焉從西而東注惟相近以不息勢使然而自遇  
湜湜其沚昔既聞之於詩湯湯其流今則狀之爲賦夫至  
清者渭至濁者涇惟清也鑒物之道著惟濁也含垢之義  
形共導金氣咸通井星混殊流之昭晰成一帶之滌滄初  
以縱亂橫似爭長而難雜終以潔受汙何極睽而乃合禹  
功之所兩存漢苑斯焉博納乍異其色覺游鱗之隱見必  
同乎聲帶長風之蕭颯象昭回之可求歌鄭白之有由飲

馬投錢足以發明廉士決渠降雨足以殷富神州既相宏  
以利物寧自異乎並流知之者齊我以不皦不昧感之者  
比我於一薰一蕕斯乃柔以長存和之足貴近則順洪河  
之紆直遠則成滄海之濩渭同功一體叶靈通氣信殊穀  
洛之流寧爽淄澠之味夫然彼獨清而無偶非達識之所  
謂

太史奉靈旗指蔡賦

以國家兵構建  
茲神物爲韻

旗昭戎容武備天討上蔡千紀惟聖后之克誅南越徂征  
穆漢皇於肇造仰垂象以徼福洎有司而請禱封疆乃俟

於指明寇虐方期於蕩掃詳其效虞典之舞羽體周官之  
禡牙九仞屹以特立三星粲其增華分野高標象指麾於  
帝力光耀旁發形耳目於兵家矧乎天飛龍而載圖北有  
斗而上獻當我師之欲勇乘彼衆之胥怨上宣其意將同  
乎十手所臨人授其蹤必在夫六旂之建至乃直指遐舉  
申嚴叶時且殷祭以誠若視凶徒而蠢茲小螫弧之先登  
令斯行也奉郅偁以東向神乎尊之匪曳珠而極侈諒懸  
首而爲期懿夫從人謀而罔拂則異於九旗之物攄皇怒  
以不賓取貴於八方之神故能殺敵啟靈伸威定國蟠喜

氣以將遠揚勝風而自北儀在端表始令于師貞以出人  
知嚮方用符於我戰則克奚必彰翠鳳以崇麗法元蛇而  
辨色適足以計其功庸未可以靖乎氛慝睿畧無敵宸心  
有征倖制勝於左杖聿稱材於牡荆方旗指以神輔俾蔡  
潰而功成蹈道不昧謀謨孔明徵太史於往制備唐年之  
主兵者哉

善師不陣賦

以聖朝威服  
遠人爲韻

明明天子五帝可六政不嚴而諸夏以清師不陳而遠人  
咸服於是旋大旆罷長轂劒無頓鋒矢無血鏃萬方悅四

境肅同夏后之舞羽舞干筴周王之白狼白鹿邊鄙以之  
不聳神祇於焉介福至矣哉善師不陣之功烈烈而郁郁  
者也伊昔漢武黷兵於隣殫天下之賦悉域中之人南浮  
瘴海北歷胡塵然後戎虜稽服甌閩入臣孰與乎兵不交  
而抱不鼓遂奔走而來賓我師孔閑我后齊聖順魯史之  
武有七德法周書之農用八政不討遠而遠者自懷不耀  
兵而兵威克盛信八王之楷範爲百代之龜鏡者也自太  
樸之既散俗易弊而難威蜂蠆或恣其毒螫鴟梟乃縱其  
翻飛是以有征無戰有守無圍家以文事革武事士以儒

衣易鐵衣王者之兵也有征而無戰北方之彊也不召而  
來歸旋師以出振旅而返示牛馬而弗服在于戈而載偃  
鄙楚子之滅弦小文王之侵阮百僚兮率職濟濟羣士兮  
直言謦謦聲教所被則莫我敢遺日月所臨於是乎無遠  
蕩蕩昭昭不諱之朝忝陶唐之比屋敢頌美於帝堯

荆鐘無聲賦

以利刃無滯合  
神爲用爲韻

劒挺銛鋒鐘列重器何百鍊之堅鋼向千鈞而效試荆於  
有質若無質以通元中平有聲若無聲而斷棄則知淬磨  
歲久雄稜霜利不然焉能逗撓獸之形以中開使發鯨之



聲而靜悶想提握以輕奮宜鏗錚而應刃忽投剛以泯入  
狀體柔而理順遂使風胡延視喜見其雄鋒子野聳聽莫  
聞其遺韻爾乃理將神契跡與道俱透茲堅重泯若虛無  
於是觀其用而駭矣取其類而比夫當破堅之時方切玉  
而則異迨絕響之後狀決雲而匪殊是以知其獲揮刺之  
效微齟齬之虞勿以篋簾可憑猶懷抵礙勿以金石之固  
尚蘊含胡宜其暗彰發揮靜應凌厲冰結於直透之始泉  
默於旁通之際莫知所觸故寂令寥兮不輕其鋒信無疑  
無滯於戲亦猶道之肥者往無不通藝之至者物無不合

苟韞藏於求用必開張而盡納載原斯器夫豈與鄰當耿  
介以發銳若感通而應神所以願於重而宣利于於大以  
求伸果然刺音而不鐸爲異銛鏐而無厚可珍則刺元犀  
奚可以擬議輕白羽曷足以等倫故君子謂青萍干將之  
刃也可以比德於吾人

賀擒周智光表

臣等言臣聞征而無戰者王者之師也將而必誅者春秋  
之義也臣伏見周智光傲狠頑虐昏迷猖獗敢專生殺之  
威以慢王度崇飾姦慝之志自干天誅陛下謂罪在已躬

視人如子永言式遏之義不得已而用師而將纔受鉞兵  
未血刃已梟元惡之首載安舊污之俗昔漢征黥布望塵  
而憂殷伐鬼方積年乃克豈若陛下朝命將帥夕殲渠魁  
制勝神速從古未有臣等不勝慶快之至

### 王武俊

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年十五隸李寶臣帳下爲  
裨將勸寶臣以恒定等五州歸朝廷封維川郡王兼御史  
中丞德宗朝以討李維岳功授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  
恒冀觀察使既而與朱滔謀叛自立爲趙王李抱真遣客

賈林說之使歸命乃黜僞號詔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  
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  
龍節度使琅邪郡王與李抱真大破朱滔軍於貝州上還  
幽州盧龍節度詔以恒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  
德棣二州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貞元十七年卒年六  
十七贈太師諡曰忠烈

致昭義魏博等節度書

自古通賢見機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  
帝子帝孫吾徒頃因讒臣罔上觸藩之際遂懼傾危拒境

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竊據于宮闕朱滔長驅于河北聖  
上巡狩于畿甸希烈鴟張于淮楚昔班彪之智知漢祚之  
未衰馬援書生識光武之可輔今請轉禍爲福以過爲功  
戮力勤王共匡時難牒昭義魏博滄景等州即請部署四  
鎮齊驅魏博擊其前滄景掩其後易定乘其左昭義奪其  
右掃蕩妖孽廓清寰宇然後奉表紫宸獻書北闕榮家榮  
國豈不休哉

齊抗

抗字遐舉定州義豐人累拜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以病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諡曰成

元日朝班儀注奏

元日朝賀奏事官戶部尚書司天監準開元禮兼合於橫班同羣官拜訖然後依次奏事自頃因循並未拜已前先就于階立奏事畢隨例便退臣與禮司商量請依開元禮戶部尚書已下於南班再拜訖便隨上公升于階就東向位立準儀注奏事庶裨闕典以補舊儀

更定祭日奏

每年大中小祀都七十祭其四立二分二至臘上辛吉亥等日蓋爲氣節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伏以氣行有時刻星位有次舍或定用日或定用辰不可改移請依舊制其或有別禱祭即是太卜署擇日並請準四月六日敕廢務日不用遂爲故典舊儀注無日蝕廢祭之文元年建丑月祠部奏曰來年建寅月一日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月司天臺預奏其日太陽虧時禮儀使于休烈奏曰臣謹按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其祭也如之何夫子曰按祭而已矣牲至未殺則廢漢初平四年正月當祭

南郊日蝕又行冠禮博士殷盈孫與八座議以爲正月元  
日太陽虧而冠有裸獻之禮有金石之樂是爲聞災不嚴  
肅見異不怵惕也望下太常別擇日其二日祭太一準禮  
儀物同祠所既緣日蝕各守本司亦望同下太常更擇日